四十七艦砲聲齊鳴

大欽差御舟「愛普達」（按：廣學會原譯「綏孚打」茲重譯「愛普達」，頗符神愛世人之義）穿梭巡航於四十七艘兩橫除之軍艦間，艦各有間，有一定距離，每近一艦，該艦即降旗而後升旗，旗各有番號圖案，各有代表海軍之徽章，一艦多旗，飄然降而復升，聘訪者形容如華人之「作揖」爲禮，向大欽差致敬。其時該艦艦長百官，按秩率海軍兵士（清代名「水師」，水字原較海字好，蓋初時指湘軍之彭玉麟、楊載福之「水師」也，其後設北洋、南京、馬尾水師，沿而用之，辛亥後從日本名海軍），列唐太宗爲葉王破陣之時，天上晚霞與北海雪白羣鷗翱翔，英倫三島之水城碧浪依樂韻而鼓盪，鉛欵盛哉，鴻章榮焉。俟而各艦一齊「迎賓樂章」，水波反映樂聲起廻音，悠揚興也，蓋然喜焉。鴻章由隨員一一講述，耳聞軍樂，眼觀雄師，油然有從除上敬禮；艦上海軍軍樂隊，大奏「迎賓樂章」，水波反映樂聲起廻音，悠揚興也，蓋然喜焉。鴻章由隨員一一講述，耳聞軍樂，眼觀雄師，油然有從之「奧峇澎」（阿斯澎）號，尾隨鼓浪追至，太子在焉。羣艦既鳴敬主之炮，亦意對向欽差道「拜拜」也。

當四十七艦轟遠炮聲方止，而林港炮台之台炮又鳴，蓋大欽使所乘之「愛普達」已徐徐航入朴茨茅斯港口矣。

炮台升十九響禮炮，敬頭等欽差大臣之歸來，禮也。彬彬然，肅肅然。

十九世紀末葉之英國，信無愧一等大國之軍容焉。八十年前能敢拿破崙大皇帝，良有以也。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頭再建北洋海軍之志，惜時不我與，奈之何哉！事關國運，要在天助自助者，天心偏佑自強者，謀國憂忠，敢不慎惕乎。

如此纔航四十七艦，艦艦同一禮儀，一時朴港海面，如臨

海角曉吹

卅年人事幾翻新

三日後，就是萬隆會議三十週年紀念日。東道國印尼，目前尚未與中國復交，也煞請中國派代表參加慶祝活動，聞中國外長吳學謙將率代表團前往參加。估計兩國關係，將會本月內有所改善。

三十年，那是「人事幾翻新」了。記得當時參加萬隆會議的二十四國，有些國名早已改了。黃金海岸，早已改名加納；錫蘭早已改名斯里蘭卡。當時越南尚未統一，北越以「越南民主共和國」，而南越則以「越南共和國」名義參加。萬隆會議二十週年，北越已統一爲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」，越南統一，至今亦十週年了。有誰料到，參與萬隆會議，與其他二十三國共謀反對殖民主義的越南，今天成了殖民者呢！

當時參與萬隆會議的其他國家，如伊朗與伊拉克，是友好的，又豈料兩伊打個你死我活！

就以中國和印尼的關係而言，當時也是十分友好的。現在，兩國邦交中斷十八年還未恢復！我們的晶報，是在萬隆會議開了一年之後才出版的，今年五月，是二十九週年了。當時出世的，有些今天已做了爸爸或媽媽了。

筆隨窗客

歌吾●

擇選要人界樂音行流對

英國某樂隊在中國內地時造成些不倫快事。西方流行音樂界人士不羈者多，英國方面尤甚。英國雖稱紳士國家，却早成過去，六十年代，朋友中有作爲海員、服務于一艘英國客貨輪上者，他說：「在倫敦市區若干處，當氣溫不太低的晚上，若無大雨，街邊也有些男女靠緊牆站着幹得好事，外面那個，都是女人，在作主動，警員看到視若無睹；要是男女換了位置由男人作主動，警員才要去調查一下是否男人依仗體力强姦了。那些男人召率妓荐其枕，每次超過一人。但到內地，是找不到妓女發洩的，也許會影响某些人的情緒吧？流行音樂界人士，來自美國的作風好，私生活亦然，五十年代初，稱SWING之王的乾尼古門率領其樂隊抵香港，在北角璜宮戲院表演，亡友報壇前輩與嘉棠兄與他們熟，介紹方逸華去担任客座歌手，從此她的知名度高了。該樂隊成員都安份，對新聞界亦彬彬有禮。

英國某樂隊其人甚至在目京飛德機上以武器欲自刎，致令該機飛回原地，影响了其他樂客不愛做，但又非做不可的事，就永遠是做得那麼一場胡塗。

人世間，像我的那一類人，數目當然不少，所以我的個人例子是那種可以不顧本身心情，要做一件事就必然要做得好才罷休那類人，才是較難找得到。

或許應這樣說，並不是太難找，每個廳大機構的頭頭級人物，就十居其九是那一類的。不過有點不明的是，爲什麼自己的一件事，不論幹什麼，似乎都總是那麼五分鐘熱度的。

只有自己歡喜做的事，然後才可能做得好。一旦面對一些本身不愛做，但又非做不可的事，就

寵壞了

我這一生，是很難任大事的，主要理由，是因爲心太散。愛玩而沒有什麼定力，恒力絕對不是自己的一件事，不論幹什麼，似

風花雪月

奧斯卡

五十七屆奧斯卡頒獎禮上，見占士史超城和羅蘭士奧利花出來頒獎時，全場觀衆起立……這一刹間我很感動。眞的。

我們小時候便看他倆的電影。羅蘭士奧利花還是著名莎劇演員，他的「王子復仇記」膾炙人口哩！

如今都有七十幾八十了？

這一夜還見到格赫遜、却德格拉斯……等等。愛皮猴法蘭仙納茂拉作司儀，人雖老去，幽默惹笑的神態仍在。我們單是看着當年的偶像，也不枉早早端坐在電視機前等了。何況咱們這一輩人也到中年，看到小時候曾經崇拜過的大明星仍受着人們的尊重，又有多大不過有點不明的是，爲什麼

紫水晶

謝雨凝

的安慰呵！

電影奧斯卡已有許選以來，至今將歷六十年。眼看科技突飛猛進下，電影的提高也在迅速加快。從默片到彩色片，再到科幻片太空片，人類似乎想到什麼題材便能拍到什麼題材；然而也沒有忘記，始終都是有貴素有深度的電影才可獲金像殊榮。最佳女主角終於給了「我心深處」的莎莉菲，最佳攝影給了「莫扎特傳」，最佳編輯給了「戰火屠城」……。

第二次得獎的莎莉菲在接受金像獎時說：「我這次獲獎比第一次時更感動。」因爲我終於知道了你們還愛我。

我也相信這是肺腑之言。如今的電影要出一個偶像實在太難，誰不想老了仍有占士史超城的號召力？

蘇曼殊說日語要勞翻譯

柳亞子先生曾在「蘇曼殊的文學」文中，對曼殊的文學修養，有如下說：「除了詩文小說以外，曼殊的重要作品，要算介紹外國文學了。曼殊精通梵文和英文，法文……。」以柳氏月廿四日之通信所記。

漢國補是曼殊在大同學校之先後同學。陳君之父溢谷秋子和河合氏的好友關安子頗熟悉。因這種關係，曼殊便對陳君說，「曼殊之日語，若是簡單談話，尚可勉强對付，但遇着曲折性之談話，便不行了。」

陳君曾爲曼殊作日語傳譯（曼殊再回日本與河合氏相叙時，是由陳君做翻譯的）。

據陳國補的答覆是：